

# 新时代舞剧面面观

## ——“实话实说”江苏舞蹈研讨会发言摘编

刘旭东(江苏省文联一级巡视员,省评协副主席):新时代以来,中国舞剧佳作迭出,以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《千里江山图》《咏春》《朱自清》《深 AI 你》《红楼梦》《记忆深处》等为代表,一派繁荣。这种现象值得文艺理论评论界研究关注。舞剧是舞蹈音乐戏剧合成的艺术,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,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方面具有跨文化传播的独特优势。我们举办这个研讨会就是希望借此进一步扩大舞剧影响,繁荣舞剧创作,努力把舞剧的效应放到最大。

汪政(江苏省作协副主席,省评协主席):近年来,中国舞剧包括江苏舞剧受到观众的欢迎,一些作品常演不衰,这是非常可喜的艺术景观。相对而言,舞剧是较为抽象的艺术,即使有叙事与戏剧的成份,但在表情达意上依然有很大的限制,需要观众具备相当的审美水平。所以,舞剧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,特别是观众的审美水平。这无疑说明了中国舞剧欣赏人口在增加,民众欣赏水平在提升。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审美文化现象。从已经得到市场与民众认可的作品来看,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,有许多规律值得探讨,比如民族因素、古典因素、经典题材等。从世界舞剧艺术史看,大多数成功的作品是已经成为经典的其他艺术门类的作品的转化,这自然有舞剧艺术自身的考量。但是,我们也看到,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完全原创的舞剧作品,它们是全新的,不是从其他艺术移植的,同样受到了观众的喜爱。这一点尤其重要,特别是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,从舞剧创作上讲,难度非常大。任何一种艺术的审美力量,就是看它能否征服陌生题材,能否将行进中的生活艺术化。正是从这个角度说,我们期望当代舞剧是引领性的艺术,而不是跟从性的、改写的艺术。

刘仲宝(江苏省舞协主席,南京传媒大学舞蹈学院院长,一级导演、一级演员):江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创作土壤,有着全梯队完整的艺术人才,更有着构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、激情和动力。舞剧《红楼梦》《记忆深处》《朱自清》《运河》《歌唱祖国》《10909》等作品一一亮相,“苏式”文艺范儿款款而来,走向全国市场。这些作品均源于基层沃土,讲述江苏故事,弘扬中国精神,抒发人民情怀,充满了鲜明时代性、浓浓烟火气、温暖人情味,这些优秀作品,秀出了江苏艺术创作的强劲实力。国有文艺院团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坚力量。以无锡市歌舞剧院(江苏民族舞剧院)为例,推出的舞剧《阿炳》《红河谷》《绣娘》《丹顶鹤》先后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,舞剧《英雄·玛纳斯》《吴祖光别剧新凤霞》《画女情怀》《10909》入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,舞剧《歌唱祖国》入选文旅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“百年百部创作计划”。计划创排的舞剧《徐霞客》,生动呈现传统文化美学和古代哲学智慧,让长江文化彰显出超越时代的魅力和价值。

许薇(江苏省舞协副主席,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、教授):通过对史料的考察,可发现江苏舞剧创作有着连续可考的历史轨迹,以及融通流变的发展脉络。从各艺术团体创演的舞剧作品题材来看,无论是依托历史故事的舞剧抑或是原创性舞剧,对题材广度的挖掘及对主旨深度的呈现均有突破,并逐步形成了江苏舞剧的题材特色:表现江南人文风貌的作品,通过意象化的舞蹈语言展现江南悠然景象及雅致情韵;表现江苏历史名人的作品,江苏悠久的历史、多元的文化,在历史题材的选择上可谓得天独厚;表现江南文化底蕴的作品,在地域文化的深度呈现以及表现形式上不断创新突破。21世纪以来,江苏舞剧在创作上充分利用了江苏地区丰富的地域资源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淳朴的乡风民俗等特点,力求在舞蹈动作语汇上创造出新颖独特的苏派风格,也凝练成了一套以舞蹈语言表征江苏文化内涵的话语体系,可总结为三大类型:以地域文化塑造人物形象,用独特的风格舞蹈语汇来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,用地域特征鲜明的道具及布景来润饰舞台空间;以民俗文化增强舞剧风格,将江苏的民俗文化融入舞剧中,增添舞剧的风格性的同时,对民俗文化加以宣传保护;将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表达相融合,给予观众不同的视觉效应以及情感享受。当下,江苏舞剧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。随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

编者按:“实话实说”是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品牌活动,迄今已成功举办九届,先后围绕戏剧、影视、曲艺、美术、书法、音乐、杂技等艺术门类开展研讨,在全国文艺评论界具有较大影响力。4月11日,省评协联合省舞协、南通市文联、海安市委宣传部,聚焦新时代舞剧创作,邀请十余位专家学者交流探讨、建言献策,旨在全面总结新时代舞剧成绩,促进江苏舞剧艺术繁荣发展。



意识自觉与用文艺反映时代面貌的责任担当,江苏舞剧创作格局也展现出令人振奋的新气象。江苏出品的优秀舞剧作品大量问世,它们在舞剧题材、结构、手法、语汇等创作上均有新的突破。我们期待江苏舞剧创作登上新的历史台阶,形成“苏派舞剧”审美特色,在中国当代舞剧的发展中书写出新时代的江苏篇章。

何平(江苏省评协副主席,南京师范大学教授):舞剧典型地体现了西方文艺的中国化、大众化和当代化。在舞剧中国化、大众化和当代化的过程中,政治想象和动员是重要的推动力量。《白毛女》《红色娘子军》等红色舞剧是政治和艺术标准统一得好的经典之作。这几年有影响力的一些舞剧,如《只此青绿》《红楼梦》《咏春》《李白》《昭君出塞》《醒狮》《孔子》等,基本上盘活的是传统资源。传统文化往往有一种国民审美的召唤力量,容易被大众接受,因而能够吸引资本的投入和加持。这些作品里面,有些又成为大众传播中的“爆款”。比如《只此青绿》《咏春》《红楼梦》等,其服装、舞台、灯光、造型等可能呼应了这十几年培育起来的“国潮”和“国风”,其叙事方式也是新的(像《只此青绿》的“穿越”)。这带动了舞剧受众的年轻化。近两年央视“春晚”的舞剧片段也起到审美启蒙的作用。在政治、资本、青年文化、国民审美和大众传媒等的诸种合力之下,舞剧渐渐热起来。未来舞剧的前景和生命力可能要看其处理当代生活的能力,类似于《深 AI 你》《万家灯火》等。总之,舞剧在传统和现实题材方面,需要更重视现实题材,在舞台视觉呈现和内在意蕴开掘方面,需要更重视内在意蕴开掘。

孟雅君(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四级调研员):近年来,江苏推出《红楼梦》《朱自清》《记忆深处》《雨花石的等待》《深 AI 你》《歌唱祖国》等多部舞剧作品,或摘得(入围)舞蹈“荷花奖”,或受邀参加全国各类展演,产生一定影响。对舞剧创作及未来发展趋势开展评论,及时总结创作经验,提炼创作规律、思考创作路径,很有必要。评论与创作是“车之两轮,鸟之双翼”,不可分割。近年来,江苏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评论工作的部署要求,依托省文艺评论家协会、省文艺评论学会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,和省内高等院校、社科机构、媒体等的积极作用,持续推进“评论引导力提升行动”,对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重点跟踪(资助)作品,包括文学、舞台艺术、广播电视、网络视听以及美术、书法、摄影、民间文艺等多种门类实行“评论前置”,对省内各级各类文艺院团创排的重点作品“一剧一评”,推动创作和评论有效互动。同时,适应互联网和新媒体传播规律,在多家省级新媒体平台开设评论专栏、专区,制作评论类融屏互动栏目,发布文艺热点评论、名家专访、VR 看展等内容,累计推出 3000 多个文艺微评、短评、快

评和全媒体评论产品。2022 年省委宣传部、省文旅厅、省广电局、省文联、省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实施意见》,明确做好评论工作的基本原则、重点任务,为做好新时代评论工作描绘“路线图”。今年要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,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十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,努力引导创作、多出精品,重点加强对优秀作品、新人新作、文艺焦点热点的评论。

李斯思(江苏大剧院副总经理):江苏大剧院出品的原创民族舞剧《红楼梦》2021 年首演后,迅速引发关注,到目前已经演出超过 170 场,场场开票即售罄。作为出品方,我们认为这部舞剧的成功主要基于三个方面。一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开展艺术创作。《红楼梦》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,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我们怀着敬畏之心,经过与黎星、李超两位导演的研究,精心创排和打磨,民族舞剧《红楼梦》早已不仅是诞生于曹雪芹笔下的精彩故事。有了名著戏剧逻辑的厚重铺垫,以及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极致表达,两者相结合,观众看得懂,也觉得好看。二是以年轻人的视角诠释“红楼”故事。在改编创排过程中,主创艺术家们试图超越传统的藩篱,借助音乐、肢体、舞美、服装等多种语言的表达,建立舞剧《红楼梦》的独特视角;自古英雄出少年。正是这样一群年轻且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创新追求的“90 后”艺术家们,为民族舞剧《红楼梦》注入了独特的现代审美和意义,既最大限度地忠于原著,又体现了年轻一代视角对民族文学经典的重新演绎。三是以精湛的舞剧呈现极致东方美学。民族舞剧《红楼梦》主创班底以中国舞蹈界新生代的杰出代表为核心,可谓是集结了当代舞坛的“半壁江山”。这些正值青春、风华正茂的年轻舞者无与伦比的创意和对艺术品质的执着,正是民族舞剧《红楼梦》成功的关键要素。舞台艺术如同生命一般,不断渴求着新鲜血液的注入,文化的薪火相传也离不开一代代新人的接力前行。

崔世莹(南通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,研究员,佳山书馆馆长):纵观江苏舞剧的创作历程,可以给出这样的历史评价,江苏舞剧创作正在逐步形成自身的特点和优势。具体表现在,舞剧创作形成各艺术团体的合力,无论是部队,还是地方艺术团体都在不同历史时期竞相推出自己的舞剧作品,构成江苏舞剧丰富多彩、姿态纷呈的面貌。尤其是各艺术团体创作的舞剧作品题材多样,手法多元,极大地推动了江苏舞剧的全面发展。如表现江南人文风貌的《五姑娘》,江苏历史名人的《阿炳》,江南文化底蕴的《西施》等。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,江苏舞剧创作呈现的地域风格已逐渐为全国舞蹈界所认可,作品大量问世,表现

形式具有一定的风格特色,无论是依托历史故事的舞剧抑或是原创性舞剧,在舞剧结构及舞蹈语汇等创作方面均有突破。《运河》以地域文化塑造人物形象,《桃花坞》以民俗文化增强舞剧风格,《红楼梦》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,等等。这些也都是对新时代江苏舞剧发展的重要成果,并且是书写中国当代舞剧发展史的重要篇章。

王海波(江苏广电总台影视频道总监,省评协理事):相比于需要台词的话剧、影视等艺术,某种意义上,舞剧是一种更直接、更深入、更有力量、更有温度的表达。如何推动新时代舞剧高质量发展?一是强化用户思维。今天谁会掏钱看舞剧?这是舞剧创作者、运营者包括研究者首先要关注的问题。我们在策划创作一部舞剧时,首先要问,这部舞剧的用户(观众)是谁?要养成鲜明的对象意识,树立强烈的用户思维。一部好的舞剧作品,只有同时也是一部好的舞剧产品,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,只有更多的人看到并买单,舞剧才能有市场,才能扎根人民,才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。二是持续创新思路。首先可以向技术要创新,推进舞剧与新技术完美融合,为用户创造沉浸式的观看体验。其次可以向融合要创新,积极挖掘推进传统赋能,广泛借鉴汲取国外舞剧的创作经验,熔铸古今,贯通中西。再次可以向跨界要创新,大胆尝试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跨界合作,丰富舞剧的表现力,拓展舞剧的粉丝群。三是打造精品思考。关键在人才。必须播撒好种子,培养好苗子,创造好生态。只有源源不断有新鲜血液涌入,人才辈出,才能佳作迭出。关键在平台。好的舞剧需要好的平台,好的平台助力好的舞剧。我们一起努力把中国舞协“顶尖舞者”项目江苏赛区打造成能让江苏舞者、江苏舞蹈、江苏舞剧脱颖而出的崭新平台。关键在目标。新时代舞剧应该而且完全可以承担更重要的使命,就是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演进,做出舞剧的贡献。

夏静(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副教授):文化记忆作为传承文化、建构认同的重要载体,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凝聚精神核心、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。舞蹈作为一种艺术语言、审美文化,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总是凭借自身的直观性、抒情性和叙事功能在民族文化心理的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。当下的中国正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和文化,其中也包括构建中国特色的舞蹈文化。当代中国舞剧正是通过经典改编中的叙事重构、观念传承中的赋形呈现,以及现实题材中的精神构筑等艺术解读与创作策略,让过去以记忆的形态与现代产生互动,在塑造物化形态的文化传统的同时,通过新的背景、新的生平与新的回忆获取新的含义;在文本吸收与置换的过程中,让作品的历史性与现实性贯穿其中,使舞蹈创作真正成为连接不同家

庭、群体和世代的情感纽带和艺术力量,以此进行民族文化价值的建构和民族文化身份的整合。从美学的角度,引入和接纳主体精神的反思性观念和视角,敞开更多的可能性空间;从发展的角度,借鉴和汲取传统文化的历史感记忆和意象,有效对接当代中国的鲜活现实。无论是空间度量还是时间意向,当代中国舞剧对于文化记忆的现代表达,充分反映出其在现代化与民族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和本土价值。而这也正是中国舞蹈走向成功、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。

杨祎程(南京体育学院舞蹈系副教授):江苏舞蹈,举足轻重。就江苏舞剧的共同话题,站在舞蹈发展史的范畴来看,吴晓邦先生艺术贡献中所体现的当代、传统与跨界更是令人瞩目。今天我们在讨论跨界时,先生都早已开启先河。我评论的六部作品中,只有《记忆深处》《运河》与《深 AI 你》三部是被界定为舞剧,《解忧公主》《攀登攀登》被界定为音乐剧与歌舞剧,而《潜行者》更多地被定位为话剧结构的现代戏曲。观察回顾,两点特征显谈。第一,就是“剧”的中心性,以及基于“剧”的表现、转变的跨媒介融合。第二,舞蹈围绕“剧”与“媒介”影像与再造的表现,最终试图呈现地域符号、传统故事、当代意境的立足于传统、超越传统的创作、表演方法。再续续几点思考:首先,就这样的认同本身,只是我们不能否定我们已然带着“跨界”的思维识别它们。但是我们在确定是否是“舞蹈”时,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鉴别“舞蹈”在其中的变化程度和转化效果。根源上说,只是主观审美的机制,让我们更立足于带有“舞蹈”与“变化的舞蹈”比较思维在判断。其次,凝视各作品中的元素,其实之所以有界限被界定。在我看来,主要原因是创作元素和表演者的主体性,彰显了一种被广泛认同的“艺术符号”接受。最后,我们之所以会接受“潜行者”的舞蹈属性。其实“歌舞演故事”事实,让我们无法忽略它在当代的合法性。总结来说:舞蹈转换与舞剧本体,其实从来都不矛盾。江苏舞剧,并非一种守圈的舞剧现象。而是在全国不同圈层文化的竞争中,保持着积极、开放和跨界延宕,再造具有先锋和前沿的特征;为传统在未来言说。

周晨(扬州市歌舞剧院副院长):作为一名舞蹈演员和舞蹈编导在这个时代是幸福的,早期经历过舞蹈行业的低谷,现在正迎来舞蹈人的新春天,特别是精品舞剧在整个演出市场一票难求的现象级表现,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。为何能有如此的转变,或者说舞蹈、舞剧怎么突然“出圈”?我认为这是历代舞蹈人持之以恒的努力,以及对艺术不断的追求,同时也是这个新时代给予的。其中,离不开政府对于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扶持,也离不开每一个为舞剧奉献的舞蹈人,在这条路上没有捷径可以走,在舞台上每一次精彩的展现和观众每一次的掌声,都来自编导的“绞尽脑汁”、演员的“流血流汗”,我也坚信在新时代舞蹈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,一定能够为舞蹈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

邱宇(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教师):在江苏舞剧“江苏形象”的塑造过程中,“自塑”与“他塑”共同构成了江苏舞剧“江苏形象”塑造的基本结构。“自塑”是指舞剧创作者通过艺术创作主动建构江苏形象的过程,“他塑”则是指江苏舞剧在接受外部评价和反馈过程中树立的形象。可以说,“自塑”是形象树立的坚实基础,而“他塑”则是形象塑造的根本落脚。从“自塑”维度出发,编导对于形象的建构与树立往往是对能够彰显江苏形象特质的“前文本”,进行反复的挪用、衍生与形变。这类“前文本”及其挪用策略主要聚焦于对传统符号的风情展示、对历史事象的文化想象、对现实生活的精神开掘、对红色记忆的现实深挖以及对文学经典的世界建构五种类型,它们共同织起“江苏形象”的诗性气质、人文气质和红色气质。从“他塑”维度出发,当下江苏舞剧“江苏形象”的建构普遍遵循着融媒互动的形象植入、学术研究的形象渗透以及观众评价的形象认同三条路径。在三条路径的“协助”下,“江苏形象”的建构收获了一定的成效,但见效颇微。对此,舞剧《红楼梦》线上线下良性互动的“破圈”路径能够给予我们一些经验和启示:一是吸睛的宣发内容,二是多元的宣发形式,三是剧组的无限度的“宠粉”。由此,舞剧《红楼梦》形成了其独有的“文化传播圈”,形象的建构逐渐成了大众自发性的行为。